



火鳳凰

學術遺產叢書

總體策劃

陳思和 賀聖遂

詞心箋評

◎ 邵祖平 著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I207.23/49

2007

詞心箋評

◎ 邵祖平 著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詞心箋評/邵祖平著. —上海:復旦大學出版社,2007.8
(火鳳凰學術遺產叢書)

ISBN 978-7-309-05654-9

I. 詞… II. 邵… III. ①詞(文學)-文學評論-中國-
唐代②宋詞-文學評論 IV. I207.2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113949 號

詞心箋評

邵祖平 著

出版發行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上海市國權路 579 號 郵編 200433
86-21-65642857(門市零售)

86-21-65100562(團體訂購) 86-21-65109143(外埠郵購)

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責任編輯 宋文濤

總編輯 高若海

出品人 賀聖遂

印刷 上海復文印刷廠

開本 850 × 1168 1/32

印張 6.75

字數 129 千

版次 2007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5 100

書號 ISBN 978-7-309-05654-9/I · 400

定價 20.00 圓
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向復旦大學出版社發行部調換。

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

序 言

詞之初趨，託體至卑，雲謠花間，大率儼士倡優戲弄之爲，常州詞人以飛卿《菩薩蠻》比董生于湖、蘆川、碧山、須溪之作，沉哀激楚，乃與《匪風》《下泉》不相遠，蓋身世際遇爲之也！夫有身世，乃有性情；有性情則境界自別；世士不能修潔其志行，而欲以絺繡鞞帨之工，仰規古人，宜其去古人遠矣！予友邵子潭秋以善詩有聲海內，出其緒餘，治唐宋詞，廓然能見其大，頃撰《詞心箋評》，自重慶郵其序說示予，陳義且高於皋文、靜安所云；夫論文字而指歸心性，此釋氏所謂第一義也。學者於茲編沉潛反覆，以與古人精魂相來往，詞雖小品，詣其極至，亦安心立命之學；蓋自倡優而才士，而學人，三百年來，殆駸駸方駕《詩》《騷》已！彼以閨幃初體卑詞者，讀邵子書，其亦知所反哉！三十七年十一月，夏承燾序於西湖羅苑。

自序

楊慎著《詞品》，以爲六朝人詩風華情致，爲長短句所託始，舉沈約《六憶詩》、梁簡文《春情曲》、徐陵《長相思》、王筠《楚妃吟》爲證。余以爲詞之涵義，意內言外，言近指遠。不諱稱婦人眉鬢姿態，故號豔科，得風詩好色不淫之旨，其來遠矣！《國風》之巧倩美盼，《離騷》之美人香草，皆其所祖；魏氏三祖，始創清商曲辭，自晉播遷，其音分散入南，演爲吳聲歌曲，今之民歌情歌，是其苗裔，此詞承襲之一源也。晉宋之間，玄風大暢，士棄檢括，任真之極，不羞嫖戀；故王獻之以桃葉作詠，謝芳姿以團扇作歌；情意纏綿，專狀妃匹之愛，《子夜》《讀曲》，相繼而盛，此詞承襲之二源也。蕭梁父子，並擅翰藻；武帝有《西洲》之曲，《東飛》之歌；簡文帝始創宮體詩，又主文貴放蕩，乃多詠內之作（如《詠內人晝眠》、《見內人卧卧具詩》）；元帝著《金樓子》，以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，所作《采蓮》、《當壚》、《名士悅傾城》之什，大扇輕豔之風，三五七言長短句，隨其所安；此詞承襲之三源也。陳隋之主，長夜荒宴，後宮嫔嬪，新聲迭起，務極豔冶；後主有《舞媚娘》、《玉樹後庭花》；煬帝有《望江南》八闋；人主倡導於上，富貴不厭淫侈，

是即詞之奢麗物色所本，而《望江南》之作，詞之體製，蓋已產生成立矣！詞名「詩餘」，宜其從詩來，顧余以爲「餘」者，「裕」也；應自《國風》、《離騷》、六朝樂府承遞而來，遙紹遠依，廣匯懋蓄，始稱其爲裕焉！至唐而作家盛興，二李（李白、李煜）一溫（庭筠），皆唐人也！二李爲疏秀之宗，一溫爲密麗之宗，韋莊、馮正中則爲之賓從；宋賢則柳永、蘇軾、辛棄疾、劉克莊、張孝祥、張炎，其疏秀派所衍也！歐陽修、晏殊、張先、賀鑄、吳文英、史達祖、周密、王沂孫，其密麗派所衍也！晏幾道、秦觀、周邦彥、李清照、姜夔，其斟酌於疏密之間者也！考詞之爲詞，雖從詩來，而實不似詩！譬如淄澠皆水，惟易牙能辨其味，文學欣賞，固以知味爲先也！詩可言政治之得失，樹倫理之概模，有爲而作，不求人賞，常有教人化人之意，故其言貴具首尾；若詞則不然，不及政治，不涉倫理，無所爲而作，引人同情，能寫一時瞥遇之景，游離之情，從不透過歷史議論，且不必成片段具始末，蓋文學中最動心入味者也！詞之與詩有別，更可取泰西文學所謂短篇小說者爲喻：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雖同號小說，而迥有不同之處；短篇小說爲事態之橫斷面，乃最精采之一幕，亦猶吾華之詞，雖與詩同號韻語，而詞之靈感，及其語妙，忽然而來，杳然而去，斷有非詩可髣髴者！白居易《花非花》一闋，可以略狀其境矣！余嘗讀《詩》至《小弁》，讀《騷》至《哀郢》、《懷沙》，觀其號泣怨慕之情，往復迷亂之態，爲之唏噓累嘆，掩卷而起，然止於此而已爾！至於誦唐宋名家詞，作家初非有倫常慘痛，只以惘惘不甘情緒，寫出迷離惆恍

語調，煙柳受其驅排，斜陽赴其愁怨，擁髻遜其淒訴，迴腰窮其嫉盼，諷之數復，令人惆悵低徊，欲罷不能，殆不知其所措，此種情況，讀詞者必能自得之，則詞心之感人勝於詩遠矣！余三十年客渝沙坪壩，教授國立中央大學，每與諸生講長短句，輒標詞心之說；三十三年客授成都國立四川大學，因選唐宋名家詞凡二百六十闕，爲之箋評，備爲課本；三十六年復來渝授課國立重慶大學，主講詩詞，發行篋出前稿付郁明社排印，命名曰《詞心箋評》，並敘詞之所以爲詩餘如上，深冀海內詞人及好詞者，進而教之，匡其不逮；《詩》云：「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！」唐宋作家往矣，而其心聲之精英，固不難就其所賦掩卷揣知，是則編者區區矚望之意云爾！民國三十七年九月，南昌邵祖平識於重慶沙坪壩國立重慶大學中信新村贅廬。

凡 例

一、詞心二字，見諸詞話論詞中，喬笙巢云：「他人之詞，詞才也；少游之詞，詞心也。」本編所選極嚴，以具有詞心之作爲合格，詞心之釋義，見本編序說中。

二、錢牧齋箋杜詩，張皋文編《詞選》，於詩家詞人直抒靈感內心哀樂一切屏之不談，惟論其刺譏時政詆諆人物；穿鑿誤會，爲害甚大！本編竊所不取。

三、本編箋評各家之詞，取諸前人者十之六，妄逞胸臆者十之四。

四、《文心雕龍》有內外篇之分，內篇如《神思》等，即文心所在；然外篇所論各文章體裁，亦與文心有闕；故本編於詞體之沿革，詞韻之遵用，詞律之拘忌，亦偶於箋評時略發其凡。

五、本編所選詞，除無名氏外，凡四十四家；時代自唐而五代而兩宋。

六、本編所選不求備格，如於詞心不能尋繹者，其篇製概不甄入。

七、詞旨屬對，詞旨警句，最害詞學，本編概不引用。

八、本編標揭詞心，於詠物之無寄託者，概不選入；白石、功甫均有《詠蟋蟀》之作，極工而

無意境，白石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，格韻雖高，而因人以製腔，因文而造情；非碧山詠物之比也，故亦割愛焉！

九、兩宋詞選本，自以朱古微先生《宋詞三百首》爲善本，今人唐圭璋復爲之箋，尤爲美備；然唐箋等於集評，且博徵本事，與本編宗旨微異，不敢盡同也。

十、本編甄引前人箋評，概書出其名氏；如未書明名氏之箋評，悉編者之私見。

十一、本編評選，冗漏不免；海內詞人，教政幸甚！

序 說

王靜安著《人間詞話》，首標境界之說，謂詞有造境有寫境，乃理想寫實二派之所由分；又言有有我之境：「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！」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」是也；有無我之境：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「寒波澹澹起，白鳥悠悠下」是也；又云：「境非獨景物也，喜怒哀樂，亦人心中之一境界，故能寫真景物者，皆謂之有境界。」王氏推闡之極，至謂滄浪論詩之所謂「興趣」，阮亭論詩之所謂「神韻」，皆不若「境界」二字爲能探其本源，其言甚辯，詞學家奉爲圭臬；以予觀之，王氏所謂詞境者，皆「詞心」也。世間一切境皆由心造，心在則境存，心遷則境異：「仰面貪看鳥，迴頭錯應人。」心在鳥而不在人也；「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！」花可喜而反感，鳥可悅而反愕，心遷則境異也。嘗讀禪家書，載二僧見風中幡動，一云：「風動」，一云：「幡動」，其高座師曉之曰：「仁者心自動！」二僧均服，蓋二僧如非心動，則風動幡動皆不之見，所謂心不在，則雖視聽而無見聞，食而不知其味者也。以是論詞，則「燕子樓空，佳人何在？空鎖樓中燕！」雖造境，亦心境也！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。」雖寫境，亦心境也；「身

如風後入江雲，情似雨餘沾地絮。」雖有我之境，亦心境也；「數點雨聲風約住，朦朧淡月雲來去。」雖無我之境，亦心境也；「汝曹催我老，迴首淚縱橫！」「江邊一樹垂垂發，朝夕催人自白頭！」則情景交融，寫境造境不能拆開，又何莫非心境耶？予竊謂拈出「詞心」二字尤爲賅當，故舍詞境而論詞心。

鍾記室《詩品序》云：「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蕩性情，形諸舞詠，」又曰：「若乃春風春鳥，秋月秋蟬，夏雲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！」嘉會寄詩以親，離羣託詩以怨，……凡斯種種，感蕩心靈，非陳詩何以展其義？非長歌何以聘其情？……」楊升庵《詞品序》云：「故夫詞成而讀之，使人恍若身遇其事，怵然興感者，神品也；意思流通無所乖逆者，妙品也；能品不與焉！婉麗成章，非詞也。是故山林之詞清以激，感遇之詞淒以哀，閨閣之詞悅以解，登覽之詞悲以壯，諷諭之詞宛以切，……」又曰：「語云，動物謂之風，由是以知不動物，非風也；不感人，非詞也。」合觀《詩品》《詞品》所言，詩詞製作，皆始於感物，終於感人，是知觀於物而不動者，非癡漢即猜忍之夫；篇成而不能感人者，非鉅釘庸沓之音，即補綴牽合之作，可無疑矣！千古才人，同此一心，天有風月，不能不感；地有花柳，不能不感；人有粉黛，不能不感；推之國有興亡盛衰，家有悲歡離合，亦不能不感；以其所感，曲折達之於詩詞，後之才人以今之心而逆古之心，此相視而笑之至樂，莫逆於心之奇遇也。而詞者意內而言外，尤非詩之略

有比興多帶直致者可比，蓋詞之在內，心思微茫，唱嘆低回，蘊蓄深厚，吞吐異常，而其外之文體，固圓潤而明密，鮮澤而輕倩者也。故一詩之成，老嫗可解；而一詞之成，雖學人猶有所不明！亦有以淺率解之而反沒其佳處者，則詞心索解之難也。

詞心之尋，殆不盡於《花間》一集，而多得於南唐一主一臣；南唐一主者，李煜重光也；一臣者，馮延巳正中也。李後主之爲君，長於仁民愛物，短於蒞政治軍；周師南侵，國幾不國，宋興納土，遷爲歸命，其亡國前後危苦之心，悉見於所作長短句中，真是含思悽惋，一字一淚，無一篇不佳！無一句不美！如其《蝶戀花》：「昨夜亭皋閒信步，纔過清明，早覺傷春暮。數點雨聲風約住，朦朧淡月雲來去。桃李依依春暗度，誰在秋千，笑裏低低語！一

片芳心千萬緒，人間沒箇安排處！」詞旨微茫，如聞幽咽；觀其結語，則明明說出詞心矣！因人間無排遣，而始一一託之於詞，然後其詞乃能吞吐幽咽，唱嘆低回，一字一淚，極悵惘沈痛之致；此猶靈均之賦《離騷》，由於不忍此心之長愁者也。馮延巳以文臣揆藻其間，不能有所匡救，危苦煩亂之中，鬱不自達者，一於詞發之；其憂生念亂意內言外之旨，一誦「玉露不成圓，寶箏悲斷絃！」和淚試嚴妝，落梅飛曉霜！」「天長煙遠，凝恨獨沾襟」諸語，即可省識其內心之煩苦矣！國破家亡，主憂臣辱，始換得此血淚文字，照瑩詞苑，此其內心之淒楚爲何如耶？

北宋之令詞，不愧唐五代，語貴直尋，不由補假，而淮海、小山爲絕！喬筌巢云：「少游詞寄慨身世，雅有情思，酒邊花下，一往而深！而怨誹不亂，悄乎得《小雅》之意。」又云：「他人之詞，詞才也！少游之詞，詞心也！」馮煦亦云：「淮海、小山，古之傷心人也！其淡語皆有味，淺語皆有致，求之兩宋詞人，實罕其匹！」而陳亦峯亦以晏小山與後主對稱，且小山名相之子，富貴得意，室有蓮鴻蘋雲二歌女，與後主之長於深宮，擁有妃嬪略同，宜其小令之清壯頓挫，能動搖人心也。

詞以婉約爲主，不以豪放爲貴，然有心氣神思者，是真豪放，決不羸疎虛憊；則其美亦未在婉約下也！兩宋間僅得東坡、稼軒二賢，足當真豪放之目；東坡命世奇才，早承宸眷；瓊樓玉宇，總是愛君；缺月疎桐，未遑棲止；其詞繫心家國，周浹倫紀，一洗綺羅香澤之態，擺脫綢繆宛轉之思，清雄之處，自挾新靈，聲情暢朗，人未及也！稼軒心氣卓越，筆陣酣放，才情富豔，思力果銳；登樓縱目諸作，儼然橫槊歌風，此蓋其創體，及偶然作小令語，亦復溫柔嫵媚；況蕙風以爲從李重光得來，蓋才人奮藻，無往而不利也。

求詞於兩宋，「前有清真，後有夢窗」，此非尹煥之私言，天下之公言也！清真幽情苦緒，褻積重重，在唐絕句中，頗類龍標，少游其太白也！龍標絕句，在得騷辨之意，而美成詞在攝得後主小令低回含蓄頓挫幽咽之神，而演變爲中調，鉤勒渾厚，鋪敘精奇，言情體物，固不失爲第一

流作家矣！而或者議其敘情極俚，創意稍疎，則文章運會使然，詩餘將變爲詞餘故也。夢窗深得清真之妙，而堂廡特大，開闔益奇；詞筆生澀而沈著，詞心感慨而幽玄；自非心聲絕人，豈能至此！

耆卿疎蕩綺膩，過傷狎嫖；方回悱惻芬芳，苦乏典重；子野韻高而少開闔；白石致高情寡，生而不辣；梅溪格卑情濫，熟而不生；碧山騁於詠物；玉田疲於琢句；竹屋草窗，則自鄒以下無譏焉！

鍾嶸有言：「從李都尉迄班婕妤，將百年間，有婦人焉，一人而已！」女詞人李清照，生於元豐六年，距淳化間李後主之死，亦將百年；在此百年間，婦人才奇以詞成家者，易安居士一人而已！詞家之有二李，龍頭豹尾，自爲前後，真有不可思議之巧！易安奇慧絕秀，亭亭物表，其作跌宕昭彰，心聲流沛；有秦淮海之韶美，得周清真之工麗，備吳夢窗之沈著，而吞吐幽咽低回含蓄，則直接南唐後主而無愧者也，以爲北宋押陣殿軍之詞人，不亦可乎？

詞至南宋，雖仍分豪放婉約兩派，增衍蕃變，符其心聲；特國勢窮蹙，軍挫於外，政紊於內，而詞人亭茹不忍婉約不敢豪放之苦；故張孝祥有忠憤填膺之詠，辛棄疾有煙柳斷腸之製，張元幹有塞垣長江之悲，岳武穆有絃斷誰聽之嘆；而當國者酣嬉宴安如故；德祐太學生

《百字令》、《祝英臺近》二闕，詠之沈痛！然太學生非詞人，而尚如此，足見詞心之哀感頑
豔，足驗世局之分崩離析矣！噫！男子樹蘭，其情不芳；長歌之哀，或免婦人；世之周旋
韓奩之間，繫心疆場之上者，豈可謂之無心之人哉？民國三十六年十月，邵祖平識於成都國
立四川大學。



作者像

作者簡介

邵祖平（一八九八——一九六九），字潭秋，別號鍾陵詩隱，培風老人，室名無盡藏齋，培風樓，江西南昌人。早年肄業于江西高等學堂，爲章太炎高足。一九二二年後歷任《學衡》雜誌編輯，東南大學附中教師，之江文理學院講師，浙江大學副教授、教授，章氏國學會講席，鐵道部次長曾養甫秘書，成都中央大學醫學院、朝陽法學院、四川大學、金陵女子大學、中央大學（重慶沙坪壩）、華西大學、西北大學、西南美術專科學校、重慶大學、四川教育學院教授。建國後，歷任四川大學、中國人民大學、青海民族學院教授。著有《中國觀人論》、《文字學概論》、《國學導讀》、《詞心箋評》、《樂府詩選》、《七絕詩論七絕詩話合編》、《培風樓詩存》、《培風樓詩續存》、《培風樓詩》、《峨眉遊草》、《關中遊草》等，今有重輯本《培風樓詩》行世。